

清明节,缅怀父亲

□力女

清明节,一种对父亲的缅怀如雪融化,点点滴滴地流……

我的父亲于1968年农历12月14日离开人世的,享年58岁。几十年的悲痛始终无法释怀,萦绕在我心间……

1968年上半年正是种植玉米的时节,那天早上,父亲跟随着生产队的其他社员去村外的地间播种玉米,劳动了一会儿,父亲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差点儿瘫倒在地,幸亏用锄头杆撑住了身子。这时,父亲的口舌喎斜了,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几位社员将父亲扶到了家里。当时,我的祖母和母亲慌了手脚,误以为父亲是受累受冻了,躺在火坑上盖上被子睡一天定会好的。其实,父亲是严重中风,躺倒之后,再也没有起来过。由于家里没有财力,未能让父亲住进医院治疗。当时我正在舟山师范学校读书,放暑假回家探望父亲,他不会言语,一切不会自理,全靠祖母和母亲护理。为了生活,51岁的母亲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弟弟初中毕业也参加了农业劳动,我家的家境是可想而知的了。父亲在床上躺了10个月,没有留下一句话,悄然离去。

1961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原来我家五口人都是吃商品粮的,四口人的户粮下划到了农业队,只有父亲还能吃商品粮。农业队是按劳分配粮食的,但当时我在读初中,弟弟在读小学,祖母年老在家,为了不让我们挨

饿,父亲决定从合作商店退出股金交给了生产队(当年父亲52岁,母亲45岁),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父亲早出晚归,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干家里的农活,月光映照父亲的身影,没有月亮就叫母亲提着油灯在地头干活,靠种植蔬菜、上山坡开荒,种麦子和番薯来补充家里粮食,长年累月,不顾刮风下雨,父亲是很少休闲的。每天,我家的晚饭在全村几乎是最晚的,因为我家有个规矩,父母亲不到位,晚辈不能擅自用餐,往往我和弟弟肚子饿得咕咕叫,站在门口焦急地等着父亲回来。我经常看到父亲因疲劳而步履艰难的身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生要强的父亲,总是竭尽全力、不辞劳苦,用双手撑起我们的家。

父亲,看着您的背影,我感受到了坚韧。1962年的下半年,我要升初中三年级了,我不忍心50多岁的父亲为了我们这样累死累活地干,我毅然决然放下书包,跟随着父亲一道参加农业队劳动,帮助家里减轻负担。

父亲平日在家很少言谈,看上去很严肃,特别是对我们兄弟俩读书要求很严。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这两代人都没进过学堂,没受过教育。父亲认为,没有文化就是“睁眼瞎”,他指望着我们能成为有文化、有知识、有出息的人。

为了供我读书,父亲戒烟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那是我读小学六年级时的一个中午,父

亲突然提出要“戒烟”了。父亲的吸烟史长达20多年,而且烟瘾严重,每天最起码要抽一包,有时甚至要抽上两包,一日三餐,饭后一支烟是必不可缺的。我小时候看着父亲吃完饭,他就从“表袋”里抽出一支烟来,慢慢地点燃,缓缓地吸着。烟雾从他的鼻子孔冲出,有时从口中“呼”的一声吐了出来,长长的,浓浓的……一支烟一直吸到要烫着手指了,还舍不得丢掉。那时候的香烟是没有过滤嘴的,他就拿出小烟斗,把香烟屁股插在小烟斗上,继续吸,直到烟斗里成了灰,这才罢了。

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戒烟,还是我的祖母问我父亲:“你为啥要戒烟?”父亲淡淡一笑,回答说:“为了儿子读书嘛!”原来父亲是想把买烟的钱省下来,供我上中学读书,实现我的理想。的确,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是过得非常拮据。

父亲说戒就戒,第二天就开始戒烟了。烟瘾严重的父亲要戒烟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需要经受一场严重的“考验”。有一次吃过中饭,我发现父亲与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把手伸进“表袋”去抽烟,过了一会儿,把那只小烟斗拿了出来,放在嘴里拼命地吸着,原来在烟斗里还留有一股烟味,能缓解一下他的烟瘾。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对父亲来说,小烟斗的烟味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慢慢地流失了,那怎么办呢?最后,还是祖母想出法

子:把小糖放在父亲的“表袋”里,当父亲要拿烟时就拿出小糖,放在口中,来缓解烟瘾。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终于把烟戒了。父亲还要与烟彻底决裂,决定把那“小烟斗”扔掉,我舍不得让他丢掉,就把那只“小烟斗”珍藏起来了。

1965年7月,我参加了舟山师范学校招生考试,8月中旬,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有了能进舟山师范学校读书的机会,一家人是何等的高兴,父亲积极支持我去师范读书,并希望我能努力学习,毕业之后,做个好老师。上学那天,父亲和母亲都没去地头干活,把我送到了村口的公路上。我含着泪对父亲说:“父亲,你多保重身体,不要大苦,大累了,你艰苦三年,等我师范毕业工作了,来报答你……”三年师范学习期间的三个暑期,我都回家替父亲参加农业队劳动,好让父亲歇歇。

1968年12月,我被分配到虾峙区黄石公社小学任教。是年,农历十二月初放寒假,我第一次高兴地领了工资,回了家。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回家没几天,父亲就病逝了。

父亲,您把汗水洒落在田野山岗,辛勤劳作只为我供养;您省吃俭用送我去上学,让我懂得了知识力量;您把生活重担全扛在肩上,教我做人坦坦荡荡。这份恩情今生报不尽,我亲爱的父亲,我敬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您还要做我的父亲!

回望碑前的小白花

□徐豪壮

采撷这束小白花
分不清在年前,还是年后
记得在雪融的枝头
遥望腊梅的清丽
记得在泛青的河岸
暴芽的柳枝穿过了料峭寒风
四月的哀思掩不住惊慌
跌落干窗棂的花格间

其实,在去年回望碑文的瞬息
便有了现在的轮廓和数量
我挑选了松花江畔的黑土
以江南如烟的溪水细心浇灌
将似蚕茧包裹的种子
无比崇敬地埋入三寸黑土

四月的阳光沐浴江南江北
牛毛般的细雨滋润枝芽
虫声新透,一道惊雷
催开了世间豪华
黑碑前的圣明之光
在你我的对视之中,在指针的暂留之间
颤栗的白色花瓣垂下了莹莹泪光

父亲

□陈桂珍

——这辈子最无法忘却的便是父亲
以及他给予我的一切
有二十多年了吧
您坐在这高高的山岗上
揽一把清风明月点烟
饮两口阳光雨露作酒
有时候就把成片的野菊花
转个方向
朝着您仰头微笑

父亲
您温和的目光还跟过去
一样充满磁场
看向我的视线
可以往前或者往后
穿越几十年
那些气度宽大的朋友
组成了您越来越密集的朋友圈
您依然有浓密的黑发
而我们早已两鬓染霜

有时候您也担心
这不多时就会起起伏伏
吹吹打打的人流
有多少哀怨无处埋没
高起的河床装不下瘦弱的思念
人间有无数磨难
埋了再埋
一年两次有烟火陪衬的节日
总是人来人往
堵车塞道
人间天堂
似乎都在争分夺秒

隔着花岗岩的石碑
父亲悠悠说道
现在的宇宙已经不是以前的模样
透过袅袅烟雾
我们可以隔屏对话
只要你愿意
我们随时可以与天上的亲人
见面谈心
哦,父亲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荷包蛋

□陈斌

清明露水未褪时,我蹲在外婆墓碑前擦青苔。竹篮里的青团还冒着热气,一缕白烟斜斜地缠住碑角,倒像她从前别在鬓边的栀子花。指尖触到花岗岩的冰凉,却总觉得该有簇火苗在跳——她总说青苔是碑的寿眉,得用温水润过的粗布,顺着纹路轻轻拭。我的布巾刚换上石面,檐角的水珠就坠下来,在“先妣”的凹槽里摔碎成七八粒银珠子。

那时厨房总响着碎瓷声。外婆端铁锅的手腕瘦得像根竹筷,偏能稳稳托住那口老铸铁锅。灶台上永远蹲着个搪瓷缸,里头泡着隔夜的茶渣。她管煎蛋叫“翻盖”——蛋液滑进热油那瞬,锅盖便咔嚓合上。油星子在铁皮上跳踢踏舞,她哼的越剧调子便从缝里溜出来,混着焦香渗进我趴在灶台写的作业本。本子边角总沾着油渍,形成半透明的云纹。

“别掀!”她总喜欢按住我这时的手指。要等锅底传来三声清脆的弹跳,像雨滴敲打瓦檐的节奏,才允许我揭开这金黄封印。蛋白边沿微卷,仿佛宣纸被岁月洒出的毛边,中央蛋黄圆如落日,颤巍巍

裹着半凝固的霞光。她另备着青花小碟,舀一勺陈年虾酱,沿着蛋白边缘细细浇出螺旋纹。虾酱是褐色的河,蛋黄是搁浅的船。

而今我的锅铲总戳破蛋黄。清明雨丝斜穿过厨房纱帘,落在灶台凝成细小的镜面。忽然听见铁锅盖落下的当啷声,转头却只有青团的白烟在碑前盘旋,打着旋儿钻进花岗岩的纹路里,像蛋液找到了最妥帖的锁眼。案板上的鸡蛋个个圆润,可磕进碗里总溅起细碎的光斑。外婆的蛋从不这样,她总在碗沿轻叩三下,蛋壳便裂出规整的月牙痕。如今电磁炉的红光数字跳得规矩,可锅底再不会唱歌。我总在油温六成时下蛋,却再等不来那三声叩击。

檐下的腌菜坛早空了,只剩苔藓沿着坛口绣出绿边。外婆的虾酱坛埋在桂花树下,去年台风掀了半截树根,坛子碎成三瓣月光。我试过用玻璃罐装新制的酱,可咸腥气总在开盖时扑得太急,不像她从坛底慢慢舀出的,那沉淀了三个梅雨季的醇厚。

青团的热气渐渐淡了,碑前浮动的白烟化作细丝,钻进花岗岩的

每道褶皱。那些纹路突然让我想起她掌心的沟壑,总沾着洗不净的葱蒜香。她笑说这是给灶王爷穿的珍珠衫,说完自己先咳嗽起来,惊跑了灶台上打盹的狸花猫。

雨忽然密了。水珠顺着碑顶的莲花纹往下爬,在“秀”字的横折处稍作停顿,又顺着坚钩滑进青苔丛。厨房窗棂的蓝漆已斑驳成星空。当年她用粽叶垫蒸笼,白雾裹着粽香往梁上窜,在蓝漆上凝出细密的水珠。我总疑心那些水珠会落下来,可它们只是悬着,像无数未完成的诺言。如今我蒸的糕团总黏着笼布,撕下的瞬间,糕底总要带伤。而她能用竹篾片轻轻一挑,整块糕便完整地卧进青瓷盘,光洁得能映出窗外的石榴花。

碑前的竹篮开始积水。青团上的艾草碎浮起来,在涟漪里拼出断续的绿线。这让我想起她纳鞋底用的麻线,总要在鬓角抿一抿才穿针。线尾的小疙瘩有时会卡在顶针的凹槽里,她便就着天光眯起眼,银针在发间划出细亮的弧。那些弧光如今落在碑石上,成了雨丝斜斜的银线。

铸铁锅早被收进老屋的阁楼。去年回去掀开油毡布,锅底结

着厚厚的锈痂,倒像她晚年手背上的老年斑。我试着用钢丝球蹭,锈粉簌簌落进晨光里,恍惚间又见她在灶前转身,围裙带子扫落的面粉正如此刻飘浮的微尘。可锅终究是哑了,任怎么敲打也不肯再应和半句越剧调子。

雨停了片刻。花岗岩上的水迹蜿蜒出奇异的图案,某个瞬间竟像极了完整的荷包蛋——边缘的云纹是蛋白,中央的水洼是蛋黄。我下意识去摸竹篮里的瓷勺,却只触到冷却的青团。风掠过竹林,带起沙沙的响动,恍惚又是锅盖将合未合时的震颤。

碑角新生的青苔洇湿了袖口。这潮湿慢慢爬上眼角,在视线里漫出薄雾。

暮色从山坳里漫上来时,花岗岩的纹路愈发清晰。那些深浅不一的沟回突然让我想起蛋液在热油里舒展的姿态——最初是慌乱的金色涟漪,渐渐凝成圆滑的轮廓。或许所有的记忆都像荷包蛋,总要经过滚烫的煎熬,才能封存最柔软的芯。而外婆留给我的锁眼,正藏在每道岩石褶皱里,等着某天被温暖的蛋黄填满。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提高公众满意度